

REN HAI CHAO

人潮



网蛛生 著

SHANG HAI TAN
YU SHANG HAI RENCONG SHU

SHGJCBS



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

第二辑

I242.4
966.4
2



网蛛生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SB443/06

装帧设计：张天志

上海滩与上海人

(第二辑)

人 海 潮

(全二册)

网 蛛 生 著

王 镁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6 插页 4 字数 379,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25-1011-5

I·502 定价：8.00元

出版说明

《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第一辑出版以来，以其翔实的资料 and 隽永的文笔，得到了近代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界的广泛重视与社会其他各界的欢迎。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续刊。因此，我们请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有关同志，精选汇编了丛书的第二辑十种，以期为广大读者提供又一套进一步了解旧上海社会形态、民俗风情的有趣读物，也为学术界及有关方面提供更为生动丰富的研究资料。

不同于第一辑之以笔记为主，本辑所收录的，都是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期的小说作品。虽然小说不比笔记之主于实录，资料确凿，而往往虚构人事，铺衍情节，但这批作品仍有笔记所不可取代的资料价值。

小说的作者尚未受到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明显影响，亦无意于作纯文学的营构以求名垂后世。其创作的动机既较单纯，都以卖文为生，兼寓劝世之旨；其创作的形式也较平直，多为报章连载，逐节铺陈。加以都是过来之人，谙熟花场欢界、三教九流的环境内幕，所以往往直书印象、径写世情而连缀成帙。就现代小说理论的观点而言，也许技巧难称精到，而思想也有欠深刻；然而就资料而言，缺陷反成为某种长处：近乎写实的描述，适为当时的上海滩存真，而切身的经验，又能使笔底的一切生动可感。如果说第一辑的笔记因其简明扼要已勾画了上海滩的大致轮廓，那末本辑的小说，因其委曲周详，更可使读者深入肌理，作细部的观察了解。

小说又总是小说，必有所概括，有所融合，以衍成故事。因此，静止地散见于笔记中的上海滩上种种人物、色色风情，在小说中都“动”了起来，并为情节所串连、汇合，举凡里弄街巷的名称位置，剧场酒肆的陈设布置，帮会狭斜的规矩内幕，中西店铺的字号特色，乃至俚言俗语、行话切口、节时风光、园林景物，在这批小说中既以本来的形态出现，又互为映照，构成了旧上海富于立体感的社会背景画卷。而官僚政客、赌棍流氓、妓女狎客，遗老恶少，真假“洋大人”，投机“革命党”，又在这幅背景下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盛衰兴亡的闹剧，虽有少数回首的浪子、古板的君子，体现着作者的劝世之心，但在洪水猛兽般的腐败风气之中，他们已只是长期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而已。读完这些作品，当能理解上海何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缩影；更会深思，新的社会革命，何以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当然并非作者本意，但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往往大于主观动机，却是屡见不鲜的事实。至于专家学者、戏剧工作者能从中勾取各自有用的资料、素材；上海商业界、旅游界，也必能去芜存菁，对如何发扬上海的传统特色，引发新的构想；这些，当更非意外。

由于以上原因，第二辑的《上海滩与上海人》正可与第一辑相辅相成，愿读者们从中取得各自的收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11月10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编例	(3)
引言	(1)
序文	(3)
题词	(7)
著者自序	(10)

第 一 回	乡愚好事竞拜雏儿 艳魄多情下嫁泥婿	(2)
第 二 回	粉靥飞红狂且索笑 银缸晕绿寡鹄销魂	(24)
第 三 回	阱设东窗贞魂蒙垢 变生萧寺艳魅含沙	(42)
第 四 回	清霜蟹舍梦尾话温馨 残雪鱼塘鞋尖怜瘦损	(60)
第 五 回	娓娓话江南芳生齿颊 盈盈出水淡清到梅花	(77)
第 六 回	采香泾畔拾翠寻芳 摇碧斋中携云握雨	(95)
第 七 回	织水帘枕梦惊欬乃 落红庭院语学呢喃	(112)
第 八 回	泣残红泪肠断西泠 敲碎碧簪魂销南浦	(131)
第 九 回	惹草拈花惭愧登徒子 交杯合卺侬侬主人婆	(148)

- 第十回 一片汪洋田庐成泽国..... (167)
 万星灯火词客到春江
- 第十一回 征尘未洗隔座听雄谈..... (187)
 浊酒初浇当筵工雅谑
- 第十二回 小楼春雨名士著书..... (205)
 舞榭秋波狂奴捧角
- 第十三回 两枝活杖遗老遣情..... (221)
 一线红纱妖姬斗艳
- 第十四回 鞋凤挑丝心酸惨绿酿..... (237)
 烛龙吹泪魂堕软红尘
- 第十五回 锦被宵寒更阑排大宴..... (253)
 洞房春暖月上谱新腔
- 第十六回 笙管嗽嘈美人避面..... (269)
 情词悱恻浪子回头
- 第十七回 溶霜捣麝艳窟宵征..... (285)
 嚼雪烹茶琼楼春醉
- 第十八回 雪涕赠银瓶镂心刻骨..... (301)
 排愁观电影荡魄销魂
- 第十九回 大宝初登万花齐俯首..... (317)
 欢场新辟一客独惊心
- 第二十回 蛮貊投荒恨吞心影..... (333)
 华鬢历劫愁听鸡声
- 第二十一回 快乐度春宵笙繁弦沸..... (349)
 诙谐淡影事海阔天空
- 第二十二回 情场报知遇一粒香丸..... (366)
 客邸谗娇容三杯蜜酒
- 第二十三回 痴郎规妓语重心长..... (381)
 孝子出妻词严义正
- 第二十四回 狎客试情心怜弱女..... (400)
 文妖设阱计赚青年
- 第二十五回 燕叱莺嗔未圆好梦..... (416)
 花娇柳媚难慰痴情

第二十六回	文章贾祸两首打油诗 妙计钩郎三杯拔兰地	(433)
第二十七回	薄醉娇嗔美人作态 批红判绿游子陶情	(450)
第二十八回	错结红丝尔虞我诈 重温香梦妾爱郎痴	(465)
第二十九回	心计偏工偷描欢喜佛 奇思独运巧制返魂囊	(481)
第三十回	慧舌灵心安排诈术 凄声咽语惨述悲怀	(497)
第三十一回	彩笔描蛾直上摩星塔 银箫引凤偕游醉白池	(513)
第三十二回	文字生涯茧丝抽乙乙 女儿情绪瑶瑟语丁丁	(528)
第三十三回	蝶乱蜂忙恋花空有恨 鱼沉雁杳捉月了无痕	(544)
第三十四回	画苑题名竟成佳偶 情絃断指未遂好逑	(559)
第三十五回	客馆三更惊闻狮吼 歌场一瞥怕听驴鸣	(574)
第三十六回	恨生金屋鸛蝶化离魂 魂堕玉楼鸳鸯并命	(590)
第三十七回	娼门送嫁一片痴情 客馆谈心两行清泪	(605)
第三十八回	黄金市爱不用蝶蜂媒 红粉好名甘为牛马走	(620)
第三十九回	公子多情暗藏避孕袋 萧娘爱洁珍惜保安刀	(636)
第四十回	恋爱问题两张悬河口 拜金主义一块活招牌	(653)
第四十一回	英雄谈性欲玉尺量才 浪子弄玄虚铁窗堕泪	(667)

第四十二回	刀下留人肉林传笑史 瓮中捉鳖狎客擅奇谋.....	(684)
第四十三回	六三亭名士醉香醪..... 五九节车夫弹冷泪	(698)
第四十四回	湖上寻芳骚人遣兴..... 公庭对簿市侩寒心	(713)
第四十五回	芳心可可疑幻疑真..... 慧舌滔滔不挠不屈	(730)
第四十六回	一字推敲儒生开博局..... 万金浪掷豪客叹囊空	(745)
第四十七回	三角恋爱淑女含羞..... 五卅风潮青年喋血	(762)
第四十八回	侦探奉公偷看西洋镜..... 警官守法细玩模特儿	(773)
第四十九回	十丈软红尘销金有窟..... 漫天飞白雪埋玉无人	(786)
第五十回	海上归槎全书结束..... 湖滨吊影遗恨无穷	(800)

第二十三回

痴郎规妓语重心长 孝子出妻词严义正

话说李大人等，正在房间内畅饮葡萄汁，忽地走进两位娉娉婷婷的美人来，拍拍李大人肩膀，道：“你好！电话也弗打给我们。我们刚才来过，西崽说出去了，我还知照西崽，等李大人回来，打个电话给我，我马上就来。谁知等到这时候，也没有电话，我还道你们没有回来哩。”李大人发急道：“咦！甚么话。我一到这里，就叫西崽打电话给你的，你怎说没有电话。”文娣老七道：“哦！那一定是西崽拆的烂污，我们当真没有接着电话。”正说着，西崽走来，李大人道：“即刻老七那里，你电话打过吗？”西崽道：“对不住，忘记了。”李大人道：“浑帐！”西崽对老四瞧了一眼，老四插嘴道：“他们事情忙，一个人不是专管我们一个房间，作兴忘记的。”老七、老六也就不响了，坐下一傍。

李大人道：“老七吃夜饭罢。”老七道：“我们吃不下哩，点心刚巧吃。李大人你别客气。”空冀道：“他们生意上，那一顿夜饭出名叫‘更饭’，起码到十二点钟吃。你此刻叫她吃，她自吃不下。”李大人道：“那末不客气。”老六胖胖一张贼忒嘻嘻的脸，还带着几分羞涩。空冀拉她到怀里，问她：“出身在什么地方？”老六道：“乡下荡口。”又问她：“做过几节？”老六道：“第一节做。”空冀道：“哦！第一节出马，便一点没有土气息，倒不容易。我有些不相信。”老七插嘴道：“的确第一节。我们铺房间阿姨的亲生媛，去年死了爹，阿姨带上来，叫她跟跟堂唱。”李

大人接嘴道：“原来如此。那倒还是清水货，原封没有动哩！”空冀道：“清水货好说，原封没动，我未敢信。”李大人道：“你不信，无妨一试。”空冀道：“这只白汁蹄子，还是孝敬你老人家。”李大人道：“不敢当。我畏此厚昧，怕伤薄胃。”空冀道：“譬如吃膏滋药。”李大人摇头道：“老夫早已虚不受补……”老七插嘴道：“你们讲些什么，客气得很。”空冀道：“我们在那里商量，吃老六一只蹄子。”老七道：“喔，那也不用商量得，要吃便吃，只怕你们不要她。”李大人道：“马大少有此胃口。”老七道：“李大人，你也不用客气，你一客气，他便要福气了。”空冀道：“可是这项生意经，非你李大人做不成。”李大人一笑，道：“那么要问老六自己情愿不情愿？”老六低垂粉颈，手里只管把一只热水袋掂来倒去的弄。李大人道：“我有胃口了，她没意思也是白文。究竟老头子不及小白脸，马大少要她，她就肯哩！”老七道：“李大人，你怎知她不肯，她肯在心里呀。老头子有良心，小白脸一些没意思。”老六那时抬起头来，微微对李大人一笑。空冀忙道：“李大人你瞧见吗？老六苗头来了。这一笑打从丹田里发出来的，非你老人家当不起她。像我们年轻的，就要魂销魄荡。”李大人对着老六点点头，道：“娟娟此豸，天真未泯。”

那时，西崽送上咖啡、水果，三人吃了一些，吩咐撤去席面。老七道：“李大人，对不住！十九号里有个堂唱，让我们去坐一坐就来。”李大人点点头，老七扶着老六走出房间。这里老四一声不响了多时，见老六、老七走开去，冷冷地埋怨空冀道：“你那个张嘉祥手段真好。”空冀道：“你说什么？”老四道：“马甲没有袖口，闲话没有饶头，你没听清就是了。”李大人听得明白，对空冀道：“她叫你张嘉祥，什么意思啊？”空冀道：“我也不懂。”李大人逼着老四说，老四道：“你瞧过《铁公鸡》一出

戏吗？戏里的张嘉祥，不是专替向大人拉马的吗？”李大人道：“哦！”空冀道：“老四，你三杯葡萄汁一下肚，怎么酸味立刻发酵。请问你自己那条缰，是谁拉的啊？”老四羞着，道：“我自己身上没有缰，只有你一匹马！”马空冀给她说得面上讪讪的，无话可答。

这时，西崽正送进一张请客票来，李大人一瞧，是乌亚白在新益公司游艺场请客。李大人吩咐西崽道：“你说已吃过，谢谢罢。”西崽衔命而去。空冀道：“亚白请客，为何这样晏？”李大人道：“便是早，我见生客也怕，不高兴去。”空冀道：“那么明天你当真请客吗？”李大人道：“请是想请吃花酒，还在新年，朋友太少。杂凑拢来，未免要闹出笑话，反为不美。我想明天便在这里请一席中菜，托你邀三四位客人，话得投机的，大家叙叙。”空冀道：“这样很好。一辈子胡调朋友，你也觉得厌烦吗？”李大人道：“倒不是啊！去年半个月里花天酒地，我的脑子也扰昏了。”正说时，文娣老七、老六，从十九号转过来，走进房间坐下空冀一傍。空冀道：“那边房间里，谁叫你的堂唱？”老七道：“说起那人，你也认得，便是住在火车站的王大少。”空冀道：“可是矮短短的王子明么？”老七道：“长子。”空冀道：“长子姓王的，我朋友中多得很，也记不清楚。”老七道：“去年不是有一回，他在我们房间里请客，你也到的吗？席上有小丁、小张一户客人。”空冀想了想，道：“哦！王散客。我道是谁，房间他开的吗？”老七道：“牌子上写的‘公记’，大约公司房间。”空冀道：“他此刻在房间里吗？我正有些事要找他，让我去会他一会。”说着，走出十号，踱进十九号去。

只见三男两女围着一张桌子，正在打小扑克。散客见空冀，招呼着空冀坐下一傍，观看一会子。扑克打完，散客问空冀道：“你怎知我在这里？”空冀道：“文娣来说起，你开的十九

号。”散客道：“原来老七来报告的。你在清和坊来吗？”空冀道：“我陪一位朋友，开的这里十号。即刻叫她堂唱，她从你这里转过来，说起你在十九号，我特来望望你。”散客道：“老七你也叫她的吗？”空冀道：“我介绍给一位北京客人叫的。”散客笑道：“你将来好开一片妓女介绍所了。”空冀道：“北京客人初到上海，人地生疏，喜欢逛逛。那末我尽招待员责任，介绍叫叫堂差，义不容辞。”散客道：“别人都好介绍，为甚么介绍文娼老七？提起那人，我恨不得生啖她的肉！”空冀骇然道：“你为甚么这样愤恨呢？”散客道：“那人太没良心了。”空冀笑道：“你要在堂子里寻娼子的良心，那么自己走错了路径。他们本来朝秦暮楚，送旧迎新的，你说她没良心，不知怎样一回事？”散客道：“你有所不知。当初我认识她时，见她天真烂漫，不像火坑里人，所以我素来不入平康的，为了她牺牲我一双清华高贵的脚，踏进堂子去。老实说，我的初衷，不是去嫖她，要想随时随地劝化劝化她。我对她说：‘你的面貌，你的品性，完全不像吃堂子饭的，纯粹一个好小因。你的到堂子里来，大概也是劫数难逃，将来劫满，便好脱离火坑。现在既是落劫到此，第一要拿定心，别胡调，保守好你自己的一片天真。外界一切虚荣，你只当云烟过眼，切莫留恋。你当知一失足便堕泥犁，永无超生之日。你总要想到，到堂子里来不是享福，是受罪，心里常存苦境；爷娘养我好好一个清白身体，小时候珍怜玉惜，现在到了这地步，差不多一件公共玩物，受众人的糟蹋，挨众人的笑骂，悲苦不悲苦？’这一番话，当她天真未泯时，她对我洒了好几次眼泪。后来渐渐听惯了，只当耳边风。我暗下留心她的举动，竟使我一番苦心孤诣，全功尽弃。”

空冀道：“老哥，像你这样子嫖法，也算得别具苦心。你这一番话，简实是对牛弹琴。你去教妓女守贞，和教强盗行善一

样，你自己发呆。”散客道：“那么，她先前怎样对我哭呢？”空冀道：“他对你哭，便是手段，迎合你一番怜香惜玉的意旨。可笑你轻轻被她瞒过，只是你后来怎样看穿她不可为训的呢？”散客道：“说来可笑，我见她对我眼泪汪汪，要我请客，我便尽力报效她，替她请了好几次客。谁知害了她，差不多由我双手送她到十八层地狱里去。”空冀道：“怎样你替她请客，反害了她呢？”散客摇头叹息道：“不可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空冀又道：“怎样呢？”散客道：“她本来抵当自己积几个钱赎身归正，跳出火坑。谁知我请客请了一位银行界中著名的小丁，小丁有潘邓两项资格，当时席上便两下里眉来眼去，竟不把我主人放在眼里。亏得我胸无目的，放任他们去鬼混。后来他们越弄越不像样了，竟当着我面打情骂俏一天，真岂有此理，想想要痛哭流涕的。你道我当了内人一副金钗去请客，替她绷场面，我还怕她不知我一番苦衷，私下给一张一百二十元的当票她看。谁知她只是冷冷的对我，我这一气，已是气得如丧考妣。后来席上，替她要块帕子揩揩鼻涕，她叫娘姨去拿块手巾给我。停会小丁喝醉了酒，呕吐狼藉，她便把自己一块粉红丝巾，亲手替她揩拭。你想这一气，真要气得我泣血稽顙了。还不算数，那一天她要到共舞台瞧梅兰芳的戏，我这时又逢经济竭蹶，好容易向亲戚借了十块钱，请她看戏，预定两个位置。谁知到那时候，我家老夫人也在座，我又不好陪她。那末牺牲一张券，未免可惜，特地赶到她生意上，吩咐她跟局的老六陪她去。老六初入平康，天真比她当然纯厚一些。我暗暗叮嘱老六，监视老七的举动，不要在戏院子里碰见甚么熟客烂胡调，老六答应着。我又对老七订下一个密约，叫她看戏回来，到孟云旅馆谈谈。我已开好十七号房间。承她一口答应，诺诺而去。你知我的本意，决不是开了房间，转她念头。

蓄心要她走到正轨上去，预备和她作长夜谈，数说她一番，熄熄她的邪念。抵当说得她翻然改悔，凄然泪堕，不枉费我一番生公说法的苦心。谁知变出非常，使人万万逆料不到……”

空冀这时一惊，笑道：“怕老七不来孟云旅馆吧？”散客叹口气，道：“唉！不来倒也罢了。她偏偏又来，偏偏和我作对，同小丁两人住在我隔壁房间十八号里，听他们俩一递一答讲梅兰芳唱的戏，讲得起劲，索性学着唱。唱了一阵，索性大做特做起来。你想她在我隔壁，笑啼并作，简实做给我看，像小囡吃东西一般，戏牙戏牙我。试问当其境者，心里存何感想？还是哭呢，还是笑？你想我这一夜十个钟头里挨到天亮，真是险些儿气得一瞑不视。”空冀听得，不禁荡气回肠，摇头叹息道：“妓院本是寻快乐的地方，妓女本是给人寻快乐的一件东西，现在照你说来，妓女真变了一个气块。你老哥到堂子里去嫖，简实不是去寻快乐，仿佛像奔丧回籍的孝子，钻到孝帏里去，抚棺大恸一样。不但你自己椎心泣血，便是连吊客也要替你挥一掬伤心之泪。唉，老哥啊！我瞧你身体搭浆，看穿些，节节哀罢。”散客听得，毫不在意，旁人一齐拊掌大笑。

笑了一阵，座上有一位小大块头、留一撮小胡子的，那人道：“我们也算得苦劝他了，他只是迷着本性，像怡红公子失掉通灵宝玉一般。”散客道：“我一些也不迷。所恨那水性杨花的老七，不能受领我一番金玉良箴。她竟甘愿受人蹂躏，甘愿受人侮辱，那真无法可施。”空冀道：“我要问你，你既和文娣老七这样恨如切齿，那么你此刻还要叫她堂唱作甚？”散客道：“老七不纳善言，我已当她死掉一样。今儿我在试验她跟局阿姐老六的天真，只恨老六是叶非花，不能单独叫她。我见老七同来，心里恨她，实际上又没法挡驾，只有堂唱来时，不理老七，专和老六亲热。老六资格尚浅，你瞧她一无妓女习气，脸上和

霭可亲，说起话来也很诚恳。那人比老七，天渊之别。我想此人大可造就，去年我叫了她好几次，每次和她开诚谈判，说得她佩服我到极点。她现在不当我嫖客，叫我老夫子；我也不当她婊子，当她女弟子。她买了几本《女孝经》、《烈女传》，要我教她。我答应她，过正月半，上午抽一个钟头登门教诲，她感激到我万分，此人我一定可以说，包可造就，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女子。”空冀笑道：“那要瞧你杏坛训迪功夫了。”众人听得，又哗笑一阵。

那时座上一位小大块头，领着两位女子告辞而去。房间里只有散客、空冀和另外一位三十多岁，黑苍苍面孔的人。散客引见道：“这位便是汪寒波先生，也是小说家。刚才去的那人，便是亚洲中学校长楼东杰先生，教育家兼法学家。两位女子，他校里的教员。”空冀道：“那位楼东杰先生，名字好像很熟。”散客道：“他本来很有名望，虽没律师文凭、律师牌子，可是报章上常常有人登他法律顾问的广告。”空冀道：“这未免笑话吧。他没有文凭，没有牌子，怎好称做大律师呢？”散客道：“上海地方马马虎虎，有谁去搜他脚底，他只要当一个门角落里军师，替人家设计策，做做状子，办办交涉，生意就有得忙了，何必一定要站到公堂上审判厅去呢。”空冀道：“原来如此。仿佛前清的讼师一样。”散客道：“讼师蒙了律师面具，也是一位新旧调和派的人才，现代不可多得。”

正说着，西崽来喊空冀道：“十号李大人请你去。”空冀道：“立刻便来。”西崽自去回覆。空冀问散客道：“我特来问你，沈衣云你见过吗？”散客道：“好久没见。去年十一月里，常见他坐着汽车，同一位四五十岁的梢长大汉，另有一位敷粉何郎似的少年，不知是他什么亲戚朋友，总在一块儿逛着。十二月里，便少见他面。”空冀道：“他本来在闸北东方公学教书，我去

访他，校中说已辞去职务，不知去向。我想托他做些笔墨，总找不到他。有一回，在大舞台见他在包厢里，和一男一女。那男的年事已长，女的雍容华贵，确像大家闺秀，不知和他有甚么关系，我也不便招呼他。这天一面以后，从未见过。”散客道：“大概不在上海。我碰见他时，当代你招呼。”空冀道：“对不住。”说着，作揖走出房去。

这里汪寒波问散客道：“那人高谈阔论，究竟是谁？你介绍只说一面，未免不到家。”散客道：“那人便叫马空冀，环球书局编辑员兼交际员，手面很阔，人头也很熟，便是花丛中，也算得先进。去年他引导我遍游肉林，甚么南京老太、白大块头，一家家登门拜访，倒也很有味儿。”寒波道：“肉味本来很佳，可怜我已三月不知了。”散客道：“现在你要尝尝吗？”寒波道：“此刻只剩你我两人，起不起劲。东杰在这里，就有精神。他一张悬河之口，不输刚才那位马老夫子，肉来了，会得对付。”散客道：“此刻不到一点钟，东杰哪里会得回去。”寒波道：“他不回去，躲在哪里？”散客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猜他决不会跑出一苹香门口。”寒波骇诧道：“那末两位女士呢？”散客道：“当然在一块儿。”寒波道：“你哪里知得？”散客道：“我能未卜先知。你瞧桌子上一副眼镜，不是他的吗？一双白手套，不是徐女士的吗？他们回去，决不肯遗忘在这里，一定不知在那里间房里研究人生问题。寒波你去做福尔摩斯，侦探他的秘密。”

寒波走出房间，四下巡视一周，又问问西崽：“方才那小大块头同两位女子，可曾开哪号房间？”西崽摇摇头。寒波回进房来，道：“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散客道：“那么让他惬意吧。”寒波道：“东杰身为校长，带领女教员公然开房间，未免说不过去么。”散客道：“你真太迂了。上海地方，办教育事业，谁